

杨尧深 著

沃园

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就是磨合

幸福与孝心的结合，也是一种磨合

幸福激励孝心，孝心扶持幸福

每一次磨合，都是双赢的结果

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磨合

那就是男女双方之间爱情的磨合……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园/杨尧深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3

ISBN 978 - 7 - 5426 - 2500 - 7

I. 沃... II. 杨... III. 老年人—婚姻—研究 IV. C9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255 号

沃 园

著 者 / 杨尧深

特约编辑 / 郑晓方

责任编辑 / 凡 梵

装帧设计 / 王志伟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王 曙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9.75

ISBN 978 - 7 - 5426 - 2500 - 7/1 · 314

定价: 19.80 元

开卷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市繁华城区,曾出现过一个令人关注的人士,将祖辈巨额遗产,全部上缴给国家。在报刊上宣传,震撼着上海的人们,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沃国》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和作者对老年人婚姻长年调查而创作的。所以,这是真实生活的再创作。

《沃国》受到各方关注,被列入上海市卢湾区文化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

故事梗概

本书讲的是无私奉献的故事。

《沃园》主人沃曲特，家有巨额财产。二十年前丧偶，将五个子女带大成人，并按照祖辈遗训，将子女们一个个送出了沃园。沃曲特产生了孤独感。女儿沃奇丽理解父亲，为父介绍许漪漪为伴。沃与许见面，顿时二人难分难离。许漪漪的儿子曲大鹏得知，赶来阻止，说母亲再婚，丢了儿子的面子。曲大鹏为弥补欠下沃曲特的情，主动介绍同学李蔷给沃曲特。李与沃初次接触，感情发展很快。料不到，李蔷是沃奇丽的同学，奇丽不同意同学做自己的“后妈”。

一天，许漪漪、李蔷一起出现在沃园，遭到了曲大鹏、奇丽的戏弄，沃曲特经不起这种折腾，心脏病发了，住了医院。经过李蔷周到的照顾与护理，不几天病就好了。沃曲特和医院都称赞李蔷。这更引起了沃家子女，尤其是奇丽和几个哥哥的不满。

沃曲特在医院里，认识了欧阳一前、上官风。他们都是愿意帮助沃曲特的朋友。

而此前许漪漪的姐姐一直提醒许漪漪，许、沃两家之间有“结”。

许漪漪没把姐姐的话放在心上，继续保持与沃曲特接触。一天，许走进沃园，见沃曲特正与李蔷相处火热，心中产生了嫉妒，便邀请沃去许那里。沃曲特把许的这次邀请，看作是她的第一次。许邀请沃的目的，是把李蔷给甩掉，想不到，李不放过这个机会，跟着要去。于是，三个人一起去许家。走在路上，许漪漪改变了主意，到了茶馆。料不到，许的儿子曲大鹏早已赶来。沃曲特

在双方大吵大闹时，再次发病。而且，又让李蔷与沃曲特在一起，创造了机会。

沃家大儿子沃明明不满意现状，给父亲介绍皇甫小莉。皇甫小莉精明、狡猾，不久就与沃打得火热。二人的感情与日俱增。

沃曲特出医院，没有回家，而去了李蔷的家。沃的突然失踪，使沃家子女大为震动，子女们到处寻找。还是皇甫发现了李蔷（李为沃的安宁，而换了新房）。就在这时，发现了皇甫的劣迹。

沃明明组织家庭会议，讨论父亲的择偶对象。一致推荐许漪漪。

一天，欧阳、端木律师与沃曲特一起交流，告诉沃：老人再婚有三个“坎”：财产继承问题、封建意识干扰、贪心女人的贪财。沃曲特与端木签订了秘密合同，端木成为沃家秘密的法律顾问。

皇甫的问题，进一步暴露。竟然偷换了沃的一只钻戒。她妈妈鼓励说：皇甫小莉是沃家的“种”，皇甫小莉不是“偷”，而是“拿”，即拿了自家的东西，要她不用害怕。

许漪漪受到沃家子女的欣赏，被推荐沃曲特的当然对象。不管曲大鹏怎么反对，她还是要与李蔷争夺沃曲特。许的姐姐告诉她：许漪漪不能自作主张，必须纳入她姐姐的“计划”。

沃曲特面对三个女人，一筹莫展，尤其痛恨大儿子明明不争气，竟与皇甫小莉搞在一起。不久，沃明明被公安机关“抓”了（公安机关对他采用临时保护的侦破手段），说他涉足某公司的一起诈骗案件。沃园乱成了一团麻。端木为了破案，不惜“成”了老年痴呆病人。原来，沃家丢了一份“房契”。许漪漪、皇甫小莉均已暴露。漪漪姐姐、皇甫小莉妈妈突然现了身，这“姐姐”、“妈妈”就是一个人：许莱莱。许莱莱与漪漪、皇甫一起，以皇甫是沃家的“种”和沃曲特父亲写给许莱莱的“证明”，来取得沃家的财产。

沃曲特从“老槐树”得到启发，破译了他父亲的保险柜密码，取得了证据。许家的计谋败露。沃曲特仍用他的磨合哲理，缓解了沃、许两家的多年积怨，使沃、许两家的关系趋向和谐。这时，

沃曲特宣布他搬出沃园，尊重其爷爷的遗训，把沃园献给了国家。沃曲特搬出去的一天，李蔷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结成连理，组成了新的家庭。

杨尧深
2006 年春

目 录

一、新妈	1
二、“陆零沃”	9
三、新计谋	18
四、留下的谜	26
五、茶馆斗嘴	35
六、给个机会	45
七、耗油的“灯”	57
八、难忘的记忆	68
九、秘密	77
十、失控	88
十一、应该找谁	98

十二、谁该搬家

105

十三、角色

114

十四、考察孝子

122

十五、欧阳演戏

129

十六、二进沃园

139

十七、沃爷的梦

146

十八、不容新人

152

十九、家庭“战争”

160

二十、拒绝揭密

167

二十一、律师的机密

177

二十二、一面镜子

186

二十三、冒牌

193

二十四、未知数

199

二十五、沃家出事

212

二十六、新的线索	219
二十七、与婚事相联	229
二十八、危险	236
二十九、不属婚姻范围	243
三十、老槐树	250
三十一、疑窦浮出	261
三十二、再婚的奥秘	268
三十三、扑朔迷离	275
三十四、难有结果	284
三十五、结局迷茫	290
后记	299

一、新 妈

沃曰：

磨合，整个世界都在磨合。本书就用磨合这种哲理，把事物在对立时的拼搏与统一，努力扬弃对立学说的一面，而进行合乎逻辑的排列与结合，把它巧妙地磨合而写成的。

本书是一本社会正义与邪恶、纯洁心灵与阴暗心理之间的磨合，并且注重各种错综复杂人物心理与繁杂曲折情节之间的神秘与科学的布局。本书运用主人公沃姓的条件，加了一个“沃曰”，便产生了“一言堂”与“群言堂”之间的磨合，构成了这一本书的多层面和深层次的布局。

假如磨合从一个家庭开始，那么，人应该有一个开头，家庭应该有一个发源。一位百岁老人告诉我：一个人与一个家，就是磨合。百岁老人的幸福，来自一个家庭的孝心。这种幸福与孝心的结合，就是一种磨合：幸福激励孝心，孝心扶持幸福。这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磨合就是：百岁老人的福，带来一个家庭的孝；一个家庭的孝，促成了百岁老人的福。这说明，每一次磨合，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庭，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人与大自然的同时存在，就是一种磨合。人活着，就要与大自然搏斗，双方要都存在，就要妥协，就要让步，这种妥协与让步，就是一种特殊的磨合。一个人活了一百岁，就要在大自然中不断地搏斗与攀登。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攀登，在崎岖的、曲折的山巅上攀登。攀登，就是搏斗。一百年，他要有多少次的攀登啊？人生仅仅与自然搏斗吗？不。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磨合，那就是男女双方之间爱情的磨合。

磨合，就是人与自然方方面面的搏斗，同时又是妥协与让步，又是统一与联合。只有搏斗，才具备勇敢；只有磨合，才具备协调与联合。磨合的结合，就是胜利。经验丰富的人们，在爱情的攀登上，也要有搏斗与妥协，只有这样的磨合，才能够一步一步地攀登到顶峰。

阳春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轻风微拂，使人感到一股股的暖意。

上午九点钟，沃奇丽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走到父亲沃曲特的沃园，沃曲特没有在院里，沃奇丽便把她领到房屋里，引导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还亲热地对妇人说：“阿姨，你坐，我去寻找老爸。”那妇人脸上顿时飘起一阵红晕，心里也顿时“咯噔”一声，掠过别人觉察不到的一丝羞意。她那张老脸上竟然显露出年轻时的那种美丽的轮廓，使人感到她年轻时是一位漂亮的女人。沃奇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轻女子，立刻觉察到了她在害羞，对她说：“阿姨，你再不要那个了，过几天你就是我的新妈妈了，还怕什么，有什么好难为情的。”这话倒引起她的更加不好意思，她把头都低下了，低到了胸口边，恨不得往地里钻去。沃奇丽见她不好意思，又忙着解释：“阿姨，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你同我爸爸是熟悉的老友，现在结合是稍稍晚了一点，不过，那是时代的错误。阿姨，你等着，我去看看老爸，把他找回来。”

这老妇人名字叫漪漪，姓许，年纪将近六十，可生得又嫩又白，皮肤长得格外细腻，一张鸭蛋形的脸儿，仍然端庄典雅，看起来好像是四十刚刚出头的中年女人。沃奇丽本人长得漂亮，也喜欢给父亲寻找一个端庄的老伴，让自己有一个漂亮的新妈妈。其实，说奇丽给她父亲沃曲特找伴，还不如说是她父亲自己给自己找伴，今天这一桩美事，就是她父亲一手策划的，只不过是他的脑袋灵活一点，为女儿沃奇丽出了一个主意，让女儿出一个面，来给他牵个红线，做一个媒人吧。这也是沃曲特一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好给自己留个后路吧。如今，年长的再婚，是一件很麻烦很复杂的事情。沃曲特生了一大群的孩子，子女就是他找一老伴的最大麻烦，弄不好会引出很多的矛盾，把一个好好的家庭，弄得鸡犬不宁。他叫奇丽出面找许漪漪，不

过就是做一个媒，搭一个桥，把几个儿子给挡住了。其实，他同许漪漪早就是一对儿。因为许漪漪的父亲同奇丽的爷爷，是一对知心的好友，他常常带着小女漪漪到沃家来作客，漪漪不仅同小小年纪的女孩玩耍，而且还同沃曲特也熟悉起来，成了一对好朋友。沃曲特在年轻时，曾追求过许漪漪，两人也热恋过一阵，后来因为漪漪出国留学，耽误了一桩美满的婚姻。沃曲特看着漪漪在遥远的国外，又没有捎来一点音信，便听从父母之命，寻了一个女教师，仓促地结了婚。婚后倒也幸福美满，不久就生下一大群子女，最后他有了可爱的女儿奇丽。不幸的是，他刚刚四十出头，他的妻子就与世长辞了。此后，他就带着爱女奇丽和四个儿子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到了子女们都成家立业、离开他的时候，他便产生了孤独感。有时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莫名其妙的痛苦。还是女儿奇丽了解父亲，一天沃奇丽听到父亲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陆零沃”，心中便吃惊了一阵。这个“陆零沃”，不就是说他自己六十岁了，老了嘛。她父亲沃曲特悲观到了这种地步，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于是，她马上来找她父亲沃曲特。沃曲特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可却是一位长得非常后生的老人，假如从表面上看他，不打听他的实际年纪，还以为他是一位四十好几岁的中年人呢。这时，奇丽对他说：“爸爸，我带来一个好消息，漪漪阿姨你多年没见了，她的丈夫已经去世有几年了，她也有找个老伴的意思。这倒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呀。”沃曲特摇摇头：“这事情我不能考虑。家里孩子一大群，我要去找她，会惹来不少的麻烦。”奇丽接着问：“为什么？子女多，也不一定就难办。”沃曲特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二十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后面的几年吗？你说的那事情，我能够说这个话吗？我能够出面吗？”奇丽说：“你不能出面，那我来出面。我来为老爸当红娘，做一个大媒人，怎么样啊？”她的话，正中他下怀，他再也没有说话，就这样默认了。沃奇丽就按照父亲的意图，为他老人家到漪漪家去搭桥。其实，沃曲特在此以前，早早地与漪漪有过交往，而且已经情意相融，两人也达成了默契，只是剩下一个订婚和结婚的日期罢了。

沃曲特一直没有回家。这把许漪漪和他女儿沃奇丽等急了，等得坐立不安。奇丽见许漪漪在屋子里那样不安的样子，又再一次地叮嘱：“阿姨，你待着，不要走！我去找老爸一下。你一定要等着，不要走啊。”其实，沃曲特知道，今天一早奇丽要把许漪漪领上门来，与他碰一碰头，虽然许漪漪是沃曲特的老朋友，可是，她多年没有到他家里来见面，所以他要准备准备，特地亲自到街上买一点水果和点心。想不到，今天的天气特别热，人只要往门外一站，脸就会感到火辣辣的，汗珠就会在脸上滚动。沃曲特可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他那一对长长的双腿，好像那咕辘辘的车轮子，不停顿地在地上滚着。他的心里老是想家里已经坐着的那个她。沃曲特走着走着，急忙抬头望一望自己的家，到底还有多远。他想，快了，马上就到了。沃曲特对他的家特别的喜欢，他相信漪漪也一定喜欢这个家的。

许漪漪等得有一点儿心烦了。她想起，她对这里已经陌生了，应该拿一点儿时间，来认真地看看沃家大院。虽然，她过去不知来到这里多少次，可是，她几乎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看过它，对它还很陌生。

沃曲特的家，坐落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城区，左边不远的地方，是著名的今复兴公园，前面是卢家湾，它后面不远的地方，是有名的今淮海中路，右边是今瑞金二路，它与三井花园毗邻。院子的面积，有数千平方米，不算太大，也实在不算小。它闹中取静，是一个很安静的住宅。沃家自己人称它为“沃园”，人们都叫它“沃家大院”。沃园建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时，沃家的老祖宗，大胆地选择这一块地皮，看来颇有眼光的。沃园内建有三幢楼房，主楼的前面，是两幢耳房，好像是人的两个耳朵，是对称的，建在沃园的两侧，都是两层楼。面积不大，小巧玲珑。建造这两幢小耳房，出自沃曲特父亲的主张。虽然是洋房的形状，可是，各种雕刻装潢，都是中式的，古色古香，非常别致，而且典雅。左面的一幢，专门陈列古董，沃家的老一代，都有收藏古董的习惯，所以，整个一幢小楼，却都是存放着好东西，其价值是无法计算的。然而，经过“那个”年代，不少珍贵的，已经被搞丢了。政府虽然帮他家落实了政策，然而，有些宝贝已经丢失，

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右边的一幢，是藏书楼，沃家属于书香门第，喜欢书籍，所以，收集了不少的珍贵图书。那楼里，各个房间里都藏满了各种书籍，有的弥足珍贵。沃园主楼，是沃家老祖宗——沃曲特的爷爷手里建造的。那时，沃家正处在爆发时期，家里有的是钱，就选中这块地皮，在这里建造大院。沃家老祖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建筑这幢主楼上，其他都没有考虑，就把主楼选择放在大院后面一点的中央。现在，它已经被绿荫笼罩了。这是沃园的精华所在。主楼是三层，建造得非常特殊，法国式的房子，又配上英国式的建筑，属于珍品范畴，在上海城市里，也可以排得上号的。当时看起来，它是大院里孤独的三层楼，可它的典雅、别致、庄重，同它的雄伟是一致的。它的外墙，就极不普通，全是金色的，不时闪烁着光芒，走到这里，让人好像到了茫茫的金色海洋。大门口，是一对麒麟，龇牙咧嘴，栩栩如生，显得非常可爱。它们好像是招宝财神爷，又好像是财产的保护神。走进门去，一楼是宽大的客厅，那墙壁的各处，真是美丽极了，上面，雕刻精美，细致得很，其雕刻的工夫，在这个城市里，也是不多的，属于极品之类的了。客厅四周，布置得相当高雅。隔壁一间，是个家庭舞厅，完全是一派西洋布置，相当典雅，颇引人们的注意。这里，可以组织一二十人的家庭舞会。二楼有四间，是沃家宽敞而舒适的卧室。各个房间的布置，都是不一样的。大多是欧式风格，非常典雅华丽。三楼的几间房，是孩子和佣人的卧室。这沃园的中间，是一片绿地，大得实在可观，它也是沃园的精华，好像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典雅、端庄、漂亮、别致的家庭花园。院里，栽着各种各样的花木，一年四季开花。沃园中，最令沃家人关注的，是一株高高的老槐树。那是沃曲特的爷爷亲自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得枝盛叶茂了。它的身躯又长又粗，一个人已经抱不过来，需要两个人抱了。沃家的人看见它，尤其是沃曲特看见它，好像看见了它的爷爷。很明显，这么好的房子和花园，没有沃曲特的功劳，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他的上几代给他留下的巨额遗产。

沃园平时是关闭着的，很让人感到神秘，周围邻里都想看看它，

缺少这个机会。

沃曲特是位“帅哥”，高高的个头，均匀的身材，走起路来，也是非常有模有样。现在他拼命地往前奔跑，恨不得一口气就奔跑回家里，可是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两条腿不听使唤，怎么也跑不快。忽然，“咯噔”一下，他的脚被地上什么绊了一下，低头一看，看到了一双漂亮的女式皮鞋，心里一亮，这不是女儿奇丽的皮鞋吗？他立刻抬头望去，哦，正是自己的女儿奇丽。他突然心中一惊，出了什么事情？没有等他开口，他的女儿就解释道：“漪漪阿姨已经到了，已经在家里等你呢！”沃曲特马上点头答是，脚步突然加快了。路边的小草，被他呼呼的脚步带起的风吹着，在不停地摇头。不一会儿，他俩就走进了沃家大院。奇丽再也等不住了，放开嗓门喊着：“漪漪阿姨，我老爸回来啦！阿姨，我老爸回来啦！”里面没有人答应。怎么没有回应呢？沃曲特又一阵紧张，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沃奇丽马上抛开父亲沃曲特，自己撒开双腿跑起来，一会儿，屋子里传出她的喊声：“不见了，阿姨不见了！”仅仅一会儿的工夫，许漪漪不见了，她会到哪里去？沃曲特也拔腿往前跑，那快跑的劲儿，是很难用文字形容的了。沃曲特竟然也大声地喊起：“漪漪，你到哪里了？漪漪，你到哪里了？”奇丽也喊：“阿姨，你到哪里了？”父女两个轮流地喊着，可得不到一点的回应。“说得好好的，她不可能走的。”两人都有把握这么说，这么想的。父女两个人便在房子的里里外外，寻一个彻底，也没有把许漪漪寻出来。奇怪，奇怪。沃曲特和他的女儿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会儿，桌上的电话发出“嘀铃铃”的响声，两人又是吓了一跳。沃奇丽顿了一顿，急忙去接电话，刚刚拿起电话机，那里面就传来嗷嗷的叫声：“我是曲大鹏，沃奇丽你听着，我妈妈的婚姻大事，她个人不能作主，要听她儿子的。你告诉你的老爸，他就死了这份心思。这是许漪漪家对你们沃家的最后通牒。”这个曲大鹏，是曲家有文化的大儿子，平常斯斯文文，从来也听不到他大声说话。可今天他怎么会这样？沃奇丽从小就同他一起玩的，对他的性格和为人都非常了解。

可今天他怎么会这样？她顿了一顿，说：“漪漪阿姨，她去了哪里？是被你拉了回去吗？你怎么能这样做？你太不像话了。”“对，她回来了，不是自愿回来的。她是被我抢回来的。”曲大鹏说话还是气呼呼的。奇丽被他说得愣了一愣，又说：“怎么？你就这样粗野？你不给我们沃家面子不要紧，可你家是有文化的，很有家教的，也应该给阿姨一点面子吧！”曲大鹏又大呼大叫起来：“这种事情还给面子？要给，你们得给我们家面子。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有文化的人家，就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的老妈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结什么短命的婚啊？简直让世人笑掉大牙！我要警告你，下一次你不能再干这种事情！好了，今天就同你说到这里。”他这几句话，把奇丽气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曲大鹏早对沃曲特有提防。曲大鹏是沃家的常客，从小就到沃家大院里来玩，对沃曲特也非常尊重，一见面就伯伯长伯伯短的，常常喜欢闹个不停的。自从他父亲曲鹏去世以后，他母亲一直闷闷不乐，整天呆在家里。突然有一天她出门了，走进沃曲特家的大门，同沃曲特接触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一下，引起了曲大鹏的惊觉，他便开始“关心”起母亲来。许漪漪一出门，他就悄悄地跟着，仔细地看个究竟。一次他看到自己的母亲许漪漪同曲特伯进了一家餐厅，有说有笑，说得非常投机，有时两人的眼神对着好半天，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年轻人谈恋爱似的。这时，他感到了两位老年人在爱情上产生了萌芽。危险，不能让他们发生，绝对不能让他们发展。于是，他加紧对他俩的跟踪。凡是他母亲许漪漪要去的地方，他只要有条件都要跟了去。有时他要上班，也要请假，就像盯梢那样的去盯着她。他看到许漪漪同沃曲特好几次在一起，两人都谈得非常投机。他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他必须把二老的事情阻止在萌芽之中，不使他们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他今天紧跟在许漪漪身后，一步不落。在许漪漪同奇丽一起走进沃家大院后，他就躲在大院的角落里，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当沃奇丽一离开大院，他就飞快地跑进屋内，把他母亲许漪漪逼着离开了沃家。

沃奇丽没有放下电话，拿着电话好半天，对曲大鹏又说：“曲大

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吗？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不文明的、带有封建味道的事情来？”曲大鹏在电话里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声音特别的怪异，好让奇丽恶心。他说：“就因为我有文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知廉耻，我要面子。我就要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做。若你考虑到自己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要出来阻止。这是净化社会环境的大事情。虽然这些道理放不上台面，可这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多少年来，人们不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做小辈的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沃奇丽万万没有想到，曲大鹏的脑子里会有这些肮脏的东西，一阵激动，说：“你，无聊。你，太没有修养。你不是有文化的——”“咣”地一下，曲大鹏把电话用劲放下了。这时，站在沃奇丽身后的沃曲特也“咣”的一声，突然倒下了。

沃奇丽吓了一大跳，赶紧转身把她的父亲抱起，说：“爸爸，你是怎么啦？你不要紧吧？来，我送你到医院去看一看。”沃曲特躺在女儿的怀里，摇一摇头，嘴里轻轻地说：“不要去医院，等一会儿我会好的。”奇丽无可奈何地抱着沃曲特，放到了沙发上，让他老人家好好躺一躺，休息休息。这时，她还是在想那个问题：曲大鹏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自言自语地道：“大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

沃曲特突然哭了起来，轻轻地说：“丽丽，你不要埋怨他，都是爸爸不好。这一切都是爸爸做错了，爸爸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他打心底里觉得对不起曲大鹏。所以，他不停地呜呜地哭着。奇丽发呆地望着沃曲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爸爸，你没有错。要说错，是他曲大鹏的错。”沃奇丽骂着、指责着曲大鹏。

沃曲特痛苦地说：“我已经是老人了，我不是已经给自己取了一个名：‘陆零沃’吗？这事情是不应该想，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父女俩浸沉在一片痛苦中。沃曲特茫然，奇丽也茫然。